周末聚焦

关山飞翰：乌峰书法作品故乡展回眸

王璨

金秋时节，草原果香和着翰墨飘香，“关山飞翰——乌峰书法作品故乡展”在呼和浩特民族美术馆隆重开幕。这次展览在当地被誉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文化艺术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自治区书画艺术家、书画爱好者的一件喜事，更是两地以文会友、加深交流、切磋艺术的一件幸事。

中国文联副主席郭运德，国家林草局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原主席、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副会长、品牌建设分会理事长蒋周明，济宁市政协副主席、市政协书画联谊会会长陈希忠，内蒙古水利厅副厅长苏锁龙等领导出席开幕式。

来自孔孟之乡济宁的嘉宾与知名人士孙爱民、李亦军、徐祥放、冯广鉴、孙宜才、王来旭、齐开义等有关方面代表，同众多远道而来的书画家及爱好者相聚在开幕式上。

郭运德在讲话中这样评价说：“细细观摩乌峰教授的书法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把深厚的文化学养同书法的技艺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把骨子里流淌的蒙古汉子的辽阔、剽悍的血脉和儒家文明的博大精深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把书法中碑学的金石况味和帖学中的文人气象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他的书法中既有酣畅淋漓，又能够自省自制，既能豪迈潇洒，又能够舒展自如，在逐渐探索中，形成了倾向于拙朴和稳健、清雅秀朗的创作个性。”陈希忠等领导先后致辞，中国书协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书协主席何奇耶徒为展览题字。

中央文史馆馆员、人民美术出版总社原总编、著名山水画家程大利先生发来的贺电说：“乌峰书风清刚沉厚，文气充盈，是书家楷模，家乡骄傲。”曲阜师范大学书法学院，赤峰市书画院、赤峰市书法家协会，呼和浩特乌梁海家族也分别发来贺电。乌峰表达了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也特别感谢所有支持本次活动的领导、嘉宾和朋友们。

这次展览由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会、济宁市政协、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办，呼和浩特民族美术馆、曲阜师范大学书法学院、四川载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办。此次共展出乌峰近年创作的书法篆刻作品150件，同时举行了《大墨舞雪·乌峰书法作品集》首发式和作品捐赠。展览从2020年9月20日至23日，吸引了众多书画家和爱好者，《书法报》《书法导报》和中国书画报等媒体做了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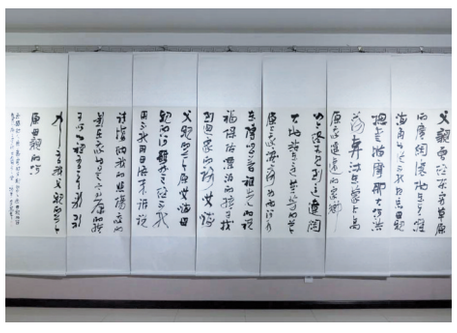
开幕式后，乌峰等书画家在呼和浩特民族美术馆公共教育部开展的“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宣传活动中，现场书写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民族团结助力脱贫攻坚，各族人民携手共建小康”“民族团结，安定和谐”等作品，表达了书法家们对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凝聚共建美好家园的共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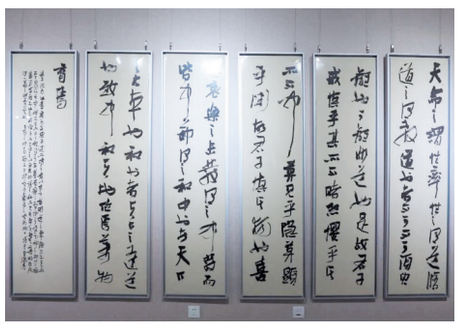
乌峰是蒙古族涌现出的优秀知识分子，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曲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济宁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三十多年来，他手执教鞭，挥毫泼墨，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实力派书法家、书法教育家。

乌峰的书法创作，精于篆、隶、楷、行、草，行草尤佳，其行草书如行云流水，行止有度，狂放而不失儒雅。行则咆哮，放则无涯；收则含蓄隽永，驻则稳如山安。呈现出中和之美，正大气象。作品曾作为国礼，赠送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被盛赞为大师级的且具有亚洲人智慧的作品。

本次呼和浩特站的展览筹备已久，此前分别在喀喇沁旗、赤峰市成功举办了两次，这是在故乡的第三次作品展。

乌峰教授生长于孔孟之乡，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同时传承着草原人勇敢、智慧、豪放的优秀品质。他的书法作品故乡展，饱含着浓浓的民族感情和对故乡的深切眷恋，拓展了呼和浩特乃至内蒙古自治区与孔孟之乡济宁的文化艺术交流空间。





中国节气

霜降咏霜禾火绽放

卢恩俊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霜降来了，大自然中的露水已经凝结成霜了。

霜是晚秋到早春一种易见的天气现象。气象学一般把秋季出现的第一次霜，叫作“早霜”或“初霜”，而把春季出现的最后一次霜称为“晚霜”或“终霜”。文学中的早霜叫作“菊花霜”，因为此时节正是秋菊盛开的时候。

清《浮生六记·闺房记乐》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语，说得很形象，秋凉让人缩起了身躯，显得瘦小了，可是秋霜打在菊花上，却更让一朵朵菊花更加肥美艳丽。南朝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中，有“霜降之时，唯此草盛茂”之描述，因而菊被古人视为“候时之草”，成为生命力的象征。

在古人眼里，菊花有着不同寻常的文化意义，被认为延寿客、不老草。所以，霜降所处的九月，被称作“菊月”，而处在此节令段的重阳节，也被称作菊花节。因此，也了登高、赏菊、簪菊，饮菊花酒、吃菊花糕等各种风俗活动。

说了霜打菊花，在传统文化里，还不得不说与霜降之霜有关的一花一叶。

“千株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唤作拒霜知未称，细思却是最宜霜”，这是大文豪苏东坡对木芙蓉的赞美。也正像杨万里诗说的那样，“染露金风里，宜霜玉水滨。莫嫌开最晚，元自不争春”。因为在霜至百花凋萎的时节，木芙蓉却迎霜开花了，清姿雅质，独殿群芳，乃秋色之最佳者。

霜打纷纷叶落的残秋，还有一叶却红得令人叫美，那就是枫叶。这一叶在诗人笔下，似乎比菊花和木芙蓉花伸展得还美。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诗人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上山，看到白云升腾的地方居然还有人家。停下马车观赏深秋枫林的晚景，那被秋霜染过的枫叶，真是艳比二月春花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路为霜”。曹丕《燕歌行》中的霜，让人觉出一种逼近的凉。这凉里，含着些许沧桑。所以，在诗人笔下，不光是对傲霜花叶的咏唱，更多的是悲凉的抒情。但那抒情中，却也催生了许多不朽的诗句。最美的霜花，是开在寒山寺的那朵。

那场早秋的淡霜，成就了历史上不朽的失眠：“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清霜浸润，滋生出这位落第者的别样情思，写出了千古绝唱——《枫桥夜泊》。而另一首不休的失眠，应是北宋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那爱国激情和浓重乡思兼而有之的不眠秋思：“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读之，催人落泪。

霜的银花绽放，霜的洁白净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月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静夜思》，是三岁娃娃都会吟唱的名句。我喜欢这些优美的诗句，但我更喜欢自然界那些迎霜向美的花叶们，尤其喜欢如花朵般迎霜绽放的美丽诗情。

刘禹锡对秋霜有着独特的喜爱之情：“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在他的感受里，觉得春色不敌秋风，这是因为他的心中，对清秋的寥落之美，有一份真正的懂得。

还有陆游《霜降前四日颇寒》的诗句：“草木初黄落，风云屡阖开。儿童锄麦罢，邻里赛神回。鹰击喜霜近，鹳鸣知雨来。盛衰君勿叹，已有复燃灰”。诗人在草木凋零、风云变幻里，却将这衰败的景象视为自然规律，告诉大家不要为此哀伤叹气。

而杜牧的《长安远望》：“楼依霜树外，镜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看到的是多么寥廓的气象。唐代农学家陆龟蒙《寒夜同袭美访北禅院寂上人》：“月楼风殿静沉沉，披拂霜华访道林。鸟在寒枝栖影动，人依古堞坐禅深”，在风霜寒夜，依旧访林坐禅，是多么超然的心境。最是杜牧的《山行》，以“霜叶红于二月花”的高歌，对霜叶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诗人通过这一片红色，看到了秋天像春天一样的生命力，使秋天的山林呈现热烈的、生机勃勃的景象。

诗人的诗是美的，诗人笔下的霜打花叶是美的，而在农人眼里，他们抛洒汗水种植出的一片片绿色诗行，经霜成熟后才是最美。其实，大地书写的禾火“秋”字文章，从春夏的嫩黄、嫩绿、翠绿、青绿、老绿、黄绿走来，走向火焰色的秋色，经霜正是提炼删减进入成熟的最后段落。

农人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收获起一篇篇杰作，在打谷场里，在农家院落里，在屋檐下，窗台上……一片片，一挂挂，朝着向阳的日子尽情发表。他们收获起霜打的金色诗行，又创作出经霜迎雪的绿色诗行，一片片绿油油的麦苗，不正是最有生命力的新诗行吗？

这个时候，你走进田野，嫩绿的麦苗衬托的最美的，应该是北方大白菜。霜降到立冬这段时间，不但不会影响大白菜的生长，反而使它变甜。怪不得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赞曰：“浓霜打白菜，霜威空自严。不见菜心死，反教菜心甜”。你看，一畦一畦的大白菜，雪白肥嫩的菜帮相互紧拥，碧绿水灵的菜叶层层包裹，从里至外抱定“清白”，围拢着“家常”抱团生长，竟都以花蕾的姿态迎接冬天的到来，它们，不正是一朵朵经霜迎寒绽放的最美的花儿吗？ ■毛毛 摄影

周末下午茶

我们需要契约精神

杨修元

一天，我正在家里看书，小巷里传来了激烈的吵架声。我放下书本，急忙来到小巷，问了在场的人才知晓原委。

邻居杨女士的一间储藏室需要铺地板砖，头天依照铺地小包工提出的包工包料500元钱，预付了定金200元钱。谁知在施工一半的时候，小包工不知是觉得包亏了，还是其它原因，提出增加100元钱，就起了争执。大伙都劝，小包工就是不按讲好的价干完这个活，撂下干了一半的活就要走。杨女士不得以打了报警电话。小包工终于认了错，同意干完。

这样的事表面上是一件民事纠纷，说到底，是小包工违反契约规定引起的。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提倡契约精神，遵守契约规定，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需要契约精神，因为这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有了契约精神，就有了对诺言的秉承，就是要求自己不论发生何种情况，都要努力实现诺言，认真完成契约。一个人有了契约精神，就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使自己成为认可的守信之人，才能在社会人群中立住足。只有这样，才能使个人的品格升华，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才能有助于个人成长，演绎出精彩的人生。

如果一个人没有了契约精神，无论你是多么显赫的人物，都会因为不守契约行为，使个人信誉受到极大伤害，使人格魅力轰然倒塌。

一个社会，同样需要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是一个社会的基石。一个成熟的社会，必定是对契约精神充满敬畏的。一个社会的正常、高效、有序运转，固然离不开法律和社会管理机制，但更多的是靠契约精神来维持、推动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和社会发展进步。因为契约精神，能够指导人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正是有了契约精神，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才能相互言而有信，守望相助，共同遵守公秩良俗；才能弘扬真善美，弘扬正能量。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了契约精神，势必造成人们相互之间不守信用，言行不一，谎话连篇，甚至为了一己私利，尔虞我诈，假恶丑和负能量到处充斥。这样的社会，必将变成万劫不复的社会。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创建文明城市的当今，更需要提倡和践行契约精神，它所体现出的诚信等内容，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它覆盖社会道德的各个领域，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评价公民道德行为的基本准则。

我们的社会需要契约精神，人人努力和践行，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是一个重契约、守诚信的美好社会。

德者，得也

袁向阳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德通得。那么什么是德？有一种说法是：“道”是体，“德”是用。“德”是“道”的现：“道”是“德”的本性。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德与得的区别来体会什么是德。德，内得也；得，外得也。外得钱财物，内德精气神。

中庸之为德也，所以，中庸就是训练内德精气神的功夫。孔子说中庸的本义，是“执两端而取中用”，是把事物每方面能存在的两种极端都探索到，然后去找中间最好的、最适宜的应用。这可以说是一种广阔的视界和对完美的极致追求。

念头产生的时候，要快速认识它们，控制它们，若念头不能控制住，我们得学会“节”，也就是约束它们，不让它们发作出来，让它们胎死腹中。一念到尾，就是念尾，就会失控，就会发作出来，消费完了心念的能量，也就不能聚累能量了。积精累气乃成真，只有通过节制心念，才具有操作层面上的意义。

我们为什么需要道德？是一个前提，而不能成为一个问题，否则，人类社会就回到了原始社会。从中国思想史角度看，孟子讲了我们为什么需要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义既可以是道德的总称，又可以是具体的应然之则。人是有伦理的，这即是一种应然之则，所以人类可以组成社会，成为最强大的物种。

孟子是性善论的开创者，孔子那里并没有讲人性的善恶问题。通过水性来比附人性，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今人说不要考验人性，人性经不起考验，只要是有取财之道我必行之。孟子认为人一定要有道德，这是一种态度，一种信仰，也即是说，如果我们相信人是有道德的，那么我们就会向善。进一步引申为，道德行为不会随意改变，它是由人性决定的。人不能像柳枝一样没有准绳，人从本心出发，必然会讲道德。

做事偏德，曲高和寡：做事偏得，贪婪堕落。对人而言渴望也可及的事，莫过于自己。与德与得，与行与为相关，与心与口与事与礼与利相连。

周末济宁故事

老宅老院枣未老

吴伟岳

中秋节前，我去乡下看望唯一健在的表哥。行至山前，我让车拐进了盘山小路。挂满了红枣的枣树，一棵棵迎窗而来，路边树枝上的枣儿调皮的敲打着车窗，热情地打着招呼。情不自禁让车停了下来，颤巍巍地下了车，蹒跚地走了几步，伸手摘下几个鲜枣，选了一个红中带青的枣儿放进嘴里，用那几颗尚存的牙齿，轻轻地嚼了几下，那甜中微酸的枣汁直沁心肺。唉，还是那个味儿。我向半山腰望去，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一幕幕景象，如电影一般又浮现在我的面前。

那影像中，一片片枣树依着山坡地势，散散落落生长在山坡向阳的一侧，一棵棵粗糙皲裂的树干上，倔强的向四下伸展着果枝；一条条细小的枝杈，被一簇簇、一串串红透了的枣儿压得低垂着，最矮的枝条儿几乎着了地。

树下，一个穿着对襟短袖白粗布上衣的青年，正举着一根三米来长的白蜡杆子，敲打着树梢枝头的红枣。每打一下，枣儿就哗哗的穿透枝叶，落在地上毛蓝印花床单上，已落满了厚厚的一层枣儿。这个青年，便是我二表哥。他小名二憨，小他几岁的同辈都喊他二憨哥。

表哥家弟兄多，每到秋季，他都到外村打工，省下每天饭食，还能挣点零钱。这不，身穿花方格洋布褂，扎着一根长辫，系着红头绳的枣花姑娘送饭来了。她右手挎着篮子，左手提着汤罐，哼着小曲，迈着碎步，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时隐时现，上山来了。直走到二哥打枣的树下，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摆好碗筷，端出半碗辣椒炒鸡蛋，拿出两个碗口大的白面蒸馍，喊了声：二憨哥，吃饭了。二哥这才注意到，枣花姑娘已经来了。

枣花家和二哥是邻村，相距只有八里路。她父亲去世早，母亲拉扯她和十多岁的弟弟，种着山前沟旁的三亩多地，经营着这一片枣行，日子过得还算殷实。二哥连着两年帮她家打枣了。

枣花娘是个精明能干的乡村女人，看着二哥忠厚实在，临走，除了多给几个打工钱，还要送一口袋红枣，让二哥扛回家去。这边，二哥放下打枣杆子，拍了拍身上落的枣叶，抬头看了看太阳，冲枣花笑了笑说：这么早就送饭来了？枣花娇滴滴地说：俺娘怕饿着二哥，催我早点送来，快坐下歇歇，趁热吃吧。边说边倒上稀饭，找了块石头，让二哥坐下，自己坐到一边，侧着脸，瞅着二哥吃饭。二哥在衣服上搓了搓手，走到树下，一手揪着树枝，一手挑了几个又大又红的枣子送给枣花：你尝尝这几个，这棵树上的又脆又甜，还带点酸味。枣花伸手接过来，说了句：我自己会揪。说完，脸就红了。

第三年收完枣，二哥家托媒人到枣花家提亲，枣花娘爽快地答应了。秋后，二哥和枣花成了亲。花轿进村后，我带着火把给新媳妇燎了轿。掀开轿的帘子，朝蒙着红绸顶子的新媳妇身上撒了几把麸子。晚上闹新房时，我和几个小伙伴，把二哥扛回来的红枣和他种的花生洒满了新床，边撒边喊：枣（早）生，枣生，枣花的儿子叫枣生。枣花嫂子羞得用手捂着脸，只咯咯地笑。

……

转眼六十多年过去了。

汽车从山间小路转回到村间公路，附近几个村庄尚未搬迁，乡亲们仍生活在这里，守着祖辈留下的山水村田，守着几辈人的农耕记忆。车进村后，只见八十多岁的二哥噙着旱烟袋，坐在街边石碾旁。

我赶紧下车，差点摔倒。二哥眯着眼，认出是我，眼里含着泪花，嗫嚅地说：兄弟，是你呀！快回家，快回家，你二嫂在家呢。

进了家门，院中的那棵枣树还挺拔的立在那里，树枝上还稀稀落落的挂着一些红枣。这棵树，是枣花嫂过门的第二年春天从娘家移来的。这年秋后，枣花嫂怀孕了，还撑着在树下支鏊子摊煎饼，可能硌了胎儿，一阵腹疼，马上请来接生婆，早产生下一男孩，果真起名枣生。直到枣生上学，老师按辈份改为昭胜。现今，侄儿昭胜也当上爷爷了，从教师岗位上退休，在城里和儿孙一起生活。几次动员二哥老俩口去城里过，可他们固执地守着这老宅老院，守着这一方水土，只图在村里出生，在村里逝去。

院子里的老房子经过翻新，窗明几亮。枣花嫂坐在堂屋门前，戴着老花镜做着针线活，映着秋天的太阳，脸上虽有了皱纹，肤色却仍然白晰红润。二哥进门就喊：老太婆，看看谁来了？枣花嫂隔着眼镜片，两眼眯成一条缝，啊呀一声，我的大兄弟，你怎么来啦？随手搬过一个板凳让我坐。我这才看到，门东香台子周围，摆着时下很难见到的墨斗、刨子、凿子、手锯等。还没等我坐下，枣花嫂拉着我的手唠叨起来，你二哥又拾掇起老手艺，打几个板凳，说是住楼的时候好坐。这不，我趁着天好，缝几个坐垫。又招呼我们到屋里坐，用精细的小竹筐盛出满满一筐鲜枣，说：这是咱院子里枣树结的，快尝尝，有年头没吃上了吧？哥嫂边忙活边和我聊天。

从六十年前的枣行聊起，一件件，一幕幕，无不绕着几代往事几代情。绕来绕去，又回到这老宅老院，品着筐里的红枣，聊着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守着儿孙满堂，免不了也唠叨几句未来。久违的平和、温馨，充满了这美好的农家小院。 ■苗青 摄影

社址：济宁市洸河路22号新闻大厦 邮政编码：272017 电话：2343393（综合办公室） 2343207（总编办公室） 传真：2343334 发行热线：2343593 广告许可证：2720004990002号 月价：40元/份 印刷：济宁日报社印刷厂